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四

雜傳三十二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澂傅汝舟校

劉知俊字希賢徐州沛人也少事時溥溥與梁相攻知俊與其麾下二千人降梁太祖以為左開道指揮使知俊姿貌雄傑能被甲上馬輪劍入敵勇出諸將當是時劉開道名重軍中歷海懷鄭三州刺史從破青州以功表匡國軍節度使邠州楊崇本以兵六萬攻雍州屯于美原時太祖方與諸將攻滄州知俊不俟命與康懷英等擊敗崇本斬馘二萬獲馬三千匹執其偏裨百人李思安為夾城攻潞州久不下太祖罷思安拜知俊行營招討使未至潞夾城已破徙西路行營招討使敗邠岐兵於幕谷是時延州高萬興叛楊崇本降梁太祖遣知俊會萬興攻下丹延鄉

坊四州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知俊功甚高太祖性多猜已屢殺諸將王重師無罪見殺知俊北望懼不自安太祖已下鄜坊遣知俊復攻邠州知俊以軍食不給未行太祖幸河中使宣徽使王殷召知俊其弟知浣為親軍指揮使間遣人告知俊以不宜來知俊遂叛臣於李茂貞以兵攻雍華執劉捍送于鳳翔太祖使人謂知俊曰朕待卿至矣何相負邪知俊報曰王重師不負陛下而族滅臣非背德但畏死爾太祖復使語曰朕固知卿以此吾誅重師乃劉捍誤我致卿至此吾豈不恨之邪今捍已死未能塞責知俊不報以兵斷潼關太祖遣劉鄩牛存節攻知俊知俊遂奔于茂貞茂貞地狹無以處之使之西攻靈武韓遜告急太祖遣康懷英寇彥卿等攻邠寧以牽之知俊

大敗懷英於昇平殺梁將許紘實茂貞大喜以知俊為涇州節度使使攻興元取興鳳圍西縣已而茂貞左右忌知俊功忌事間之茂貞奪其軍知俊乃奔于蜀王建曰為武信軍節度使使返攻茂貞取秦鳳階成四州建雖待知俊甚厚然夾陰已忌其材嘗謂左右曰吾老矣吾且死知俊非爾輩所能制不如早圖之而蜀人夾其嫉之知俊為人色黑而其生歲在丑建之諸子皆以宗承為名乃於里巷構為謠言曰黑牛出圈椽繩斷建北望惡之遂見殺

丁會字道隱壽州壽春人也少工挽壘之歌尤能悽慘其聲且自喜後去為盜與梁太祖俱起黃巢梁太祖鎮宣武曰為宣武都押衙光啓四年東都張全義襲破河陽逐李罕之罕之召晉兵圍河陽全義告急是時梁軍在魏乃遣

會及葛超周等將萬人救出會等行至河陰謀曰罕之料吾不敢度九鼎呂吾兵少而來遠且不虞吾之速至也出其不音掩其不備者兵家之勝策也乃渡九鼎直趨河陽戰于流水罕之大敗河陽圍解大順元年梁軍擊魏會及葛超周破黎陽臨河遂敗羅弘信于內黃梁軍攻時溥於徐州遣會別攻宿州刺史張均閉城距守會堰汴水浸其東城城壞筠降兗州朱瑾呂兵萬餘擊單父會及瑾戰于金鄉大敗之光化二年李罕之叛晉呂潞州降梁會自河陽攻晉澤州下之乃呂會為昭義軍留後會畏梁太祖雄猜常稱疾者累年天復元年太祖復起會為昭義軍節度使昭宗遇弒會與三軍縞素發哀梁軍攻燕滄州燕王劉守光乞師于晉晉人為攻潞州會乃降晉晉王呂會歸于

太原賜呂甲第位在諸將上莊宗呂會為都招討使天祐

七年呂疾卒于太原唐興追贈太師

賀德倫河西人也少為滑州牙將梁太祖兼領宣義德倫

從太祖征伐呂功梁遷平盧軍節度使貞明元年魏州楊

師厚卒末帝呂魏兵素驕難制乃分相澶衛三州建昭德

軍呂張筠為節度使魏溥具三州仍為天雄軍呂德倫為

節度使遣劉鄩呂兵六萬渡河聲言攻鎮定王彥音呂騎

兵五百入魏州屯金波亭呂虐變分魏牙兵之半入昭德

租庸使遣孔目吏閱魏兵籍檢校府庫德倫促牙兵上道

牙兵親戚相訣別哭聲盈塗効節軍將張彥謀於其衆曰

朝廷呂我軍府疆盛設法殘破之况我大州舊為藩府未

嘗遠出河門一旦離親戚去鄉里生不如死乃相與夜攻

金波亭彥章走出澤明魏兵攻牙城殺五百餘人執德倫
致之樓上縱兵大掠末帝遣供奉官扈異馳至魏諭彥許
曰刺史彥謂異曰爲我報皇帝三軍不負朝廷朝廷負三
軍割隸無名所曰亂耳但曰六州還魏而詔劉鄩反兵皇
帝可曰高枕異還言彥狂蹶不足畏宜促鄩兵擊之末帝
使人諭彥曰制置已定不可復易使者三返彥怒曰傭保
兒敢如是邪乃召羅紹威故吏司空頊曰爲我作奏若復
依違則渡河虜之耳末帝優詔答之曰王鎔死鎮人請降
遣鄩曰兵定鎮州非有佗也若魏不使之即召鄩遠戒彥
勿爲朝廷生事彥乃曰楊師厚鎮魏州嘗世帝招討使逼德
倫論列之末帝不許諭曰詔書者彥裂衣詔書抵于地曰愚主
聽人穿鼻誰與共事矣乃迫德倫降彥曰德倫惶恐曰惟將

軍命乃遣牙將曹建德奉書莊宗莊宗入魏德倫曰彥逼
已遣人陰訴於莊宗莊宗斬彥於臨清而後入從德倫爲
大同軍節度使行至太原監軍張承業留之王檀攻太原
德倫麾下多奔檀承業與德倫爲變殺之

閻寶字瓊美鄆州人也少爲朱瑾牙將瑾走淮南寶降於
梁梁太祖時爲諸軍都虞候常從諸將征伐未嘗獨立戰
功至末帝時曰寶爲保義軍節度使貞明二年賀德倫曰
魏博降晉晉軍攻下洛磁相衛移兵圍邢州末帝遣捉生
都指揮使張溫將五百騎救寶溫至內黃遇晉軍乃降晉
晉遣溫將所降梁軍至城下招寶寶遂降晉晉王拜琮檢
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
討使位在諸將上梁晉戰胡柳晉軍敗莊宗欲引兵退保

臨濮寶曰未決勝料勢決戰料情情勢既得斷在不疑今
梁兵窘感足其勢可破勝而驕怠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時
也莊宗謝曰微公幾敗吾事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十八
年晉軍討張文禮於鎮州呂寶為招討使明年三月寶戰
敗退保趙州慙憤發疽卒追贈太師晉天福中追封太原王
康延孝代北人也為大原軍卒有罪亡命于梁末帝遣
段凝軍于河上呂延孝為左右先鋒指揮使延孝見梁末
帝任用羣小知其必亡乃呂百騎奔于唐見莊宗于朝城
莊宗解御衣金帶呂賜之拜延孝博州刺史捧日軍使兼
南面招收指揮使莊宗屏人問延孝梁事延孝具言末帝
懦弱趙豎殿塔也張漢傑婦家皆用事段凝姦邪呂入金多
為大將自其父時故將皆出其下王彥章驍將也遣漢傑

監其軍而制之小人進任而忠臣勇士皆見踈斥此其必
亡之勢也莊宗又問梁計如何曰臣在梁時竊聞其議期
呂仲冬大舉遣董璋呂浹號澤潞之衆出石會呂攻太原
霍彥威呂開西汝洛之兵掠邢洛呂趨鎮定王彥章呂京
師禁衛擊于鄆州段凝呂河上之軍當陛下莊宗初聞延孝
言梁必亡喜及聞其大舉也思曰其將何呂禦之延孝曰
梁兵雖衆分則無餘臣請待其既分呂鐵騎五千自鄆趨
汴出其不意搗其空虛不旬日天下定矣莊宗甚壯其言
後董璋等雖不出兵而梁兵悉屬段凝于河上京師無備
莊宗卒用延孝策自鄆入汴凡八日而滅梁呂功拜鄆州
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琛二年遷保義軍節度使三年征
蜀呂延孝為先鋒排陣斬斫使破鳳州取固鎮降興州與

王衍戰三泉衍敗走斷吉柏江浮橋延孝造舟以渡進取
綿州衍復斷綿江浮橋延孝謂招撫使李嚴曰吾遠軍千
里入人之國利在速戰乘衍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
關彼將迎降不暇若脩繕橋梁必留數日使衍得閉關為
備則勝負未可知也因與嚴乘馬浮江軍士隨之濟者千
餘人遂入鹿頭關下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衍弟宗弼果
以蜀降延孝屯漢州呂侯魏王繼岌蜀平延孝功為多左
廂馬步軍都指揮使董璋位在延孝下然特見重於郾崇
韜崇韜有軍事獨召璋與計議而不問延孝延孝大怒責
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僕隸相從反俛首郾公之門吾
為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訴于崇韜崇韜解璋軍
職表為東川節度使延孝愈怒曰吾冒白刃犯險阻呂定

兩川璋有何功而得旌節因見崇韜言其不可崇韜曰紹
琛反邪敢違五岳節度延孝懇而退明年崇韜死延孝謂璋
曰公復俛首何門邪璋求哀呂免繼岌班師命延孝呂萬
二千人為殿行至武連聞朱友謙無罪見殺友謙有子令
德在遂州莊宗遣使者詔繼岌即誅之繼岌不遣延孝而
遣董璋延孝已自疑及璋過延孝軍又不謁延孝大怒謂
其下曰南平梁西取蜀其謀盡出於郾公而汗馬之勞攻
城破敵者我也今郾公已死我豈得存而友謙與我俱背
梁呂歸唐者友謙之禍次及我矣延孝部下皆友謙舊將
知友謙被族皆號泣訴于軍門曰朱公無罪二百口被誅
舊將往往從死我等死必矣延孝遂擁其衆自劔州返入
蜀自稱西川節度三川制置等使馳檄蜀人數日之間衆

至五萬繼歲遣任圜百七十騎追之及于漢州會子孟知祥夾攻之延孝戰敗被擒載以檻車圜置酒軍中引檻車至坐上知祥酌大卮從車中飲之而謂曰公自梁朝脫身歸命遂擁節旌今平蜀之功何患富貴而入此檻車邪延孝曰部崇韜佐命之臣功在第一兵不血刃而取兩川一旦無罪闔門受戮顧如延孝何保首領且此不敢歸朝耳任圜東還延孝檻車至鳳翔莊宗遣宦者殺之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四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五

雜傳三十三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受盛高澂傳并校

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也少自田家子役于縣縣令數困辱之全義因亡入黃巢賊中巢陷長安自全義為吏部尚書水運使巢敗去事諸葛爽于河陽爽死事其子仲方仲方為孫儒所逐全義與李罕之分據河陽洛陽自附于梁二人相得甚歡然罕之性貪暴自冠鈔為事全義勤儉御軍有法督民耕殖自故罕之常乏食而全義常有餘罕之仰給全義全義不能給二人因有隙罕之出兵攻晉絳全義龍衣取河陽罕之奔晉晉遣兵助罕之圍全義甚急全義乞兵于梁梁遣牛存節丁會等自兵萬人自九鼎渡河擊罕敗罕之於沈水晉軍解去梁自丁會守河陽全義

還爲河南尹全義德梁出已由是盡心焉是時河南遭巢
儒兵火之後城邑殘破戶不滿百全義披荆棘勸耕殖躬
載酒食勞民畎畝之間築南北二城自居之數年人物完
盛民甚賴之及梁太祖劫唐昭宗東遷繕理宮闕府廨倉
庫皆全義之力也全義初名言唐昭宗賜名全義唐亡全
義事梁又請改名太祖賜名宗奭太祖猜忍晚年尤甚全
義奉事益謹卒自免自梁誼暨戰河北兵數敗亡全義
輒蒐卒伍鎧馬月獻之自補其缺太祖兵敗循縣道病還
洛幸全義會節園避暑留旬日全義妻女皆迫淫之其子
繼祚憤耻不自勝欲刺丹太祖全義止之曰吾爲李守之
兵圍河陽啖木屑自爲食惟一馬欲殺自餉軍死在朝
夕而梁兵出之得至今日此恩不可忘也繼祚乃止嘗有

禮反於魏元行欽討賊無功世宗欲自將討之大臣皆諫
自爲不可因言明宗可將是時部崇韜朱友謙皆已見殺
明宗自鎮州來朝處之私第莊宗疑之不欲遣也群臣固
請不從最後全義力自爲言世宗乃從已而明宗至魏果
反全義以憂卒年七十五謚曰忠肅子繼祚官至上將軍
晉高祖時與張從賓反於河陽當族誅而宰相桑維翰自
其父珙嘗事全義有恩乞全活之不許止誅繼祚及其妻
而已

朱友謙字德光許州人也初名簡自卒隸澠池鎮有罪亡
去爲盜石濠二鄉之間商旅行路皆苦之友之去爲陝州
軍校陝州節度使王珙爲人嚴酷與其弟珂爭河中戰敗
其牙將李璠與友謙謀共殺珙附于梁梁太祖表璠代珙

璠立友謙復呂兵攻之璠得逃去梁太祖又表友謙代璠
梁兵西攻李茂貞太祖往來過陝友謙奉事尤謹因請曰
僕本無功而富貴至此元帥之力也且幸同姓願更名呂
齒諸子太祖益憐之乃更其名友謙錄呂爲子太祖即位
徙鎮河中累遷中書令封冀王太祖遇弒友珪立加友謙
侍中友謙雖受命而心常不平已而友珪使召友謙入覲
友謙不行乃附于晉友珪遣招討使韓勣將康懷英等兵
五萬擊友謙晉王出澤潞巨救之遇懷英于解縣大破之
追至白迳嶺夜秉炬擊之懷英又敗梁兵乃解去友謙會
晉王于倚氏友謙醉寢晉王帳中晉王視之顧左右曰冀
王雖甚貴然恨其臂短耳末帝即位友謙復臣于梁而不
絕晉也貞明六年友謙遣其子今德襲同州逐節度使程

言全義於太祖者太祖召全義其意不測全義妻儲氏明
敏有口辯遽入見厲聲曰宗奭種田畝爾守河南三十年
開荒斲土招拾財賦助陛下創業今年齒衰朽已無能爲
而陛下疑之何也太祖笑曰我無惡心嫗勿多言全義事
梁累拜中書令食邑二萬二千戶兼領中武陟魏滑河
陽節度使判大軍諸衛事天下兵馬副元帥封魏王初全
義爲李密之所敗其弟全武及其家屬爲晉兵所得晉王
給巨田宅待之甚厚全義常陰遣人通問於太原及梁亡
莊宗入汴全義自洛來朝泥首待罪莊宗勞之曰卿家弟
姪幸復相見全義俯伏感泣年老不能進趨遣人掖扶而
登宴犒盡歡命皇子繼安皇弟存紀等皆皆兄事之全義
因去梁所賜名請復其故名而全義猶不自安乃厚賂劉

皇后以自託初梁末帝幸洛陽將祀天於南郊而不果其儀仗法物猶在全義因請幸洛陽曰南郊儀物已具莊宗大悅加拜全義太師尚書令明年十一月莊宗幸洛陽南郊而禮物不具因改用來年二月然宗以前語責全義曰皇后故待之愈厚數幸其第嘗皇后拜全義為父改封齊王初莊宗滅梁欲掘梁太祖墓劉棺戮尸全義曰謂梁雖仇敵今已屠滅其家足已報怨剖棺之戮非王者已大度示天下也莊宗以為然鏹公墓闕而已全義監軍嘗得李德裕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延古因記全義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嘗在巢賊中已為譏已因大怒奏笞殺監軍者天下冤之其聽訟已先訴者為直民頗已為苦同光四年趙在

全暉因求兼鎮末帝初不許已而許之制命未至友謙復叛始絕梁而附晉矣末帝遣劉鄩等討鄩鄩為李存審所敗晉封友謙西平王加守太尉已其子令德為同州節度使莊宗滅梁入洛友謙來朝賜姓名曰李繼麟賜予鉅萬明年加守太師尚書令賜鐵券恕死罪已其子令德為遂州節度使令錫忠武軍節度使諸子及其將校為刺史者十餘人恩寵之盛時無與比是時宦官伶人用事多求賂于友謙友謙不能給而辭焉宦官伶人皆怒唐兵伐蜀友謙閱其精兵命其子令德將已從軍友郭崇韜見殺伶人景進言唐兵初出時友謙已為討已閱兵自備又言與崇韜謀反且曰崇韜所已反于蜀者已友謙為內應友謙見崇韜死謀與存又為郤氏報冤莊宗初疑其事群伶宦官

五代史卷五十五
唐書卷五十五
日役曰爲言友謙聞之大恐將入朝曰自明將吏皆勸其
母行友謙曰郭公有大功於國而曰讒死我不自明誰爲
我言者乃單車入朝景進使人詐爲變書告友謙友謙宗
感之乃徙友謙義成軍節度使遣朱守殷夜曰兵圍其館
驅友謙出徽安門外殺之復其姓名詔魏王繼安殺令德
於遂州王思同殺令錫於許州夏魯奇族其家屬于河中
魯奇至其家友謙妻張氏率其宗族二百餘口見魯奇曰
朱氏宗族當死須無濫及平人乃別其婢僕百人曰其族
百口就刑張氏入室取其鐵券示魯奇曰此皇帝所賜也
不知爲何語魯奇亦爲之慙友謙死其將史武等七人皆
坐友謙族誅天
之
袁象先宋州下邑唐南陽王恕已之後也父敬初梁大

府卿駙馬都尉尚太祖妹是爲萬安大長公主象先曰梁
甥爲宣武軍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歷宿洛陳三州刺史
太祖即位累遷左龍武統軍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太祖
遇試友佳立末帝留守東都以大事謀於趙巖巖曰此事
如反掌耳但得招討楊令公一言諭禁軍則事可成末帝
即遣人之魏州曰謀告楊師厚遣裨將王舜賢至洛陽與
象先謀象先許諾是時龍驤軍將劉重遇戍于懷州曰其
軍作亂友珪遣霍彥威擊敗于鄆陵其餘兵奔散捕之甚
急末帝即召龍驤軍在東京者告之曰上曰重遇故欲盡
召龍驤軍至洛而誅之乃偽爲友珪詔書示之龍驤軍恐
惛不知所爲因告之曰友珪弑父與君天下之賊也爾能
趨洛陽擒之曰其首祭先帝則所謂轉禍而爲福也軍士

踴躍曰王言是也未帝即馳奏言龍驤軍反象先聞之即引禁軍千人入宮攻女珪女珪死未帝即位拜象先鎮南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封尹判在京馬步軍諸軍事貞明四年為平盧軍節度使徙鎮宣武象先為梁將未嘗有戰功徒呂甥故掌親軍及誅女珪有功於未帝在宋州十餘年誅斂其民積貨千萬莊宗滅梁象先來朝洛陽輦其資數十萬賂唐將相伶官宦者及劉皇后等由是內外翕然稱其為人莊宗待之甚厚賜姓名為李紹安改宣武軍為歸德軍曰歸德之名為卿設也遣之還鎮是歲卒年六十一贈大師象先二子正辭官至刺史義周世宗時為橫海軍節度使象先平生所積財產數十萬邸舍四千間其卒也不日分諸子而悉與正辭正辭初呂父任為

飛龍副使唐廢帝時獻錢五萬緡領衢州刺史晉高祖入立復獻五萬緡求為真刺史拜雄州刺史州在靈武之西吐蕃界中正辭憚不欲行復獻錢數萬乃得免正辭不勝其忿以衣帶自經其家人救之而止出帝時又獻錢二萬緡銀萬兩出帝憐之欲與一內郡未及而卒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嘗有聲如牛人曰為妖勸其散積巨穰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爾且益巨錢聲必止聞者傳以為笑

朱漢賓字績臣亳州譙人也其父元禮為軍校從梁軍戰歿于清口漢賓為人有膽力梁太祖以其父死戰憐之以為養子是時梁方東攻鄆州朱瑊募其軍中驍勇者黥雙鴈于其頰號鴈子都太祖聞之乃更選勇士數百人

魏若鴈都督漢賓為指揮使及漢賓貴人猶曰為朱落鴈
漢賓事梁為天威軍使歷磁滑宋高曹五州刺史安遠軍
節度使莊宗滅梁能漢賓為右龍武統軍待之頗薄後莊
宗因出遊幸其第漢賓妻有色而慧因侍左右進酒食奏
歌舞莊宗權其留至夜漏二更而去漢賓自此有寵初漢
賓在梁也與朱友謙俱為太祖養子而友謙生長漢賓以
兄事之其後梁亡漢賓數寓書及友謙友謙不答漢賓銜之
其後友謙見族人皆曰為漢賓有力明宗入立曰漢賓為
莊宗所厚惡之曰為右衛上將軍安重誨用事漢賓依附
之相為婚姻由是復得為義軍節度使重誨死漢賓罷
為上將軍遂曰太子少師致仕漢賓為將未嘗有戰功而
臨政能守法好施惠人多懷之清泰二年卒年六十四晉

高祖時贈太子少傅謚曰貞惠

段疑開封人也初名明遠後更名疑為澠池王簿其父事
梁太祖曰事坐徒後疑在少官小事太祖為軍巡使又曰其
妹內太祖妹有色後為羊人疑為人儉巧善竊迎人意又
曰妹故太祖漸親信之常使監諸軍為懷州刺史梁太祖
北征過懷州疑獻饋甚豐太祖大悅過相州相州刺史李
思安獻饋如常禮比疑為薄太祖怒思安因以得罪死遷
疑鄭州刺史使監兵於河上太子振亟請罷之太祖曰疑未
有罪振曰待其有罪則社稷亡矣然終不罷也莊宗已下
魏博與梁相距河上梁曰王彥章為招討使疑為副是時
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疑依附巖等為彥
章為招討使三日用奇計破唐德勝南城而梁與彥章各

自上其功巖等從中磨彦章功狀未歸其功於疑疑因納
金巖等求代彦章末帝感巖等言卒以疑為招討使軍于
王村是時唐已下鄆州疑乃自酸棗決河東注鄆以隔絕
唐軍號護駕水鄆莊宗自鄆趨汴汴兵悉已屬疑京師無備
乃遣張漢倫馳騎召疑于河上漢倫中道隊馬傷不能進
已而梁二疑率精兵五萬降唐莊宗賜以錦袍御馬明日
疑奏故梁姦人趙巖張漢傑等十餘人侮弄權柄殘害生
靈請誅白族之疑出入唐朝無媿色見唐將相若倡優因伶
人景進納賂劉皇后曰求恩寵莊宗甚親愛之賜姓名曰
李紹欽以為泰寧軍節度使居月餘用庫錢數十萬有司
請責其償甚小釋之部崇宗鞫固請以為不可莊宗怒曰朕
為卿所制都不自由終釋之莊宗遣李紹宏監諸將備契

丹疑軍在揭關以譎事紹宏紹宏數薦疑可大用部崇鞫
每以為不可遷武勝軍節度使趙在禮崇請以疑招
討莊宗使凝條奏方略疑所請偏裨皆其黨莊宗疑之
乃止明宗即位勒歸田里明年長流遼州疑死
劉玘汴州雍丘人也世為宣武軍牙將梁太祖鎮宣武玘
以軍卒補隊長稍曰戰功遷牙將為襄州都指揮使山南
節度使王班為亂軍所殺亂軍推玘為留後玘偽許之明
日饗士于庭伏甲幕中酒半擒為亂者殺之會梁遣陳暉
兵亦至襄州平曰功拜復州刺史徙毫安二州末帝時為
晉州觀察留後凡八年日與晉人交戰莊宗滅梁玘來朝
莊宗勞之曰劉侯亡恙爾居晉陽之南鄙又矢不早相聞
今日見訪不其晚邪玘頓首謝罪遣還鎮遂以為節度使

徙鎮安遠天成元年以史敬鎔代之玘還京師未至拜武勝軍節度使以疾卒于道中贈侍中

周知裕字好問幽州人也為劉仁恭騎將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知裕去事守光兄守文守光又攻殺守文乃與張萬進立守文子延祚而事之守光又殺延祚以其子繼威代之萬進殺繼威與知裕俱奔于梁梁太祖得知裕喜甚為置歸化軍以知裕為指揮使凡與晉戰所得及兵皆晉而歸梁者皆以隸知裕梁晉相距河上十餘年其摧堅陷陣歸化一軍為最然知裕位不過刺史莊宗入汴知裕與敗疑軍河上聞梁已亡欲自殺為賓安故人止之乃降唐莊宗尤寵待之諸將嫉其寵因獵射以知裕走以免莊宗為殺射者以知裕為房州刺史明宗時歷絳淄三州刺史

遷宿州團練使安州留後所居皆有善政安州近淮俗惡病者父母有疾置之他屋以竹竿繫飲食多至死不近知裕深患之加以教道由且之稍革罷為右神武統軍應順中卒贈太傅

陸思鐸澶州臨黃人也少重于梁為宣武軍卒以善射知名累遷拱辰左相都指揮使領恩州刺史梁晉相距河上思鐸鏐其姓名於箭筈以射晉軍而矢中莊宗馬鞍莊宗接矢見思鐸姓名奇之其後滅梁思鐸謁見莊宗出其矢以示之思鐸伏地請死莊宗慰而記之拜龍武右相都指揮使晉高祖時為陳蔡二州刺史卒年五十四思鐸在陳州有善政臨終戒其子曰陳人愛我我死則葬焉遂葬于陳州

五代史記第四十五

五代史記第四十六

雜傳三十四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敏傳汝舟校

趙在禮字幹臣承州人也少事劉仁恭為軍校仁恭遣佐其子守文襲取滄州其後守文為其弟守光所殺在禮乃奔于晉莊宗時為効節指揮使將魏兵戍瓦橋關還至貝州軍士皇甫暉作亂推其將楊仁晟為首仁晟不從殺之又推一小校小校不從又殺之乃携二首詣在禮在禮聞亂衣不及帶方踰垣而走暉曳其足而下之環以白刃示之二首曰不從我者如此首在禮從之遂反在禮自貝州還攻魏縱軍大掠是時興唐尹王正言年老病昏聞在禮至呼吏草奏吏已奔散正言猶不知方據案大怒左右告曰賊已市中殺人吏民皆走欲誰呼耶正言大驚曰吾初

不知此即索馬將去廐吏曰公妻子爲虜矣安得馬乎正
言惶恐步出府門見在禮望而下拜在禮呼正言曰公何
自屈之甚邪此軍士之情非予志也在禮即自稱兵馬留
後莊宗遣元行欽討之行欽攻魏不克乃遣明宗代行欽
明宗至鄴軍變因入城與在禮合明宗兵反嚮京師在禮
留于魏明宗即位拜在禮義成軍節度使在禮不受命遂
拜鄴都留守興唐尹久之皇甫暉等皆去在禮獨在魏患
魏軍之驕愆及禍乃求徙鎮橫海歷鎮泰寧匡國天平忠
武武寧歸德晉昌所至邸店羅列積貲巨萬晉出帝時以
在禮爲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以擊契丹未嘗有戰功
在禮在宋州人尤苦之已而罷去宋人喜而相謂曰眼中
拔釘豈不樂哉既而復受詔居職乃籍管內口率錢二千

自號拔釘錢晉曰契丹入汴在禮自宋馳至洛陽遇契丹
拽刺等拜於馬首拽刺共侵辱之誅青貨財在禮不勝其
憤行至鄭州聞晉大臣多爲契丹所鎖中夜惶惑解衣帶
就馬櫪自經而卒年六十二漢高祖立贈中書令

霍彥威字子重洛州曲周人也少遭兵亂梁將霍存掠得
之愛其雋爽養以爲子嘗從存戰中矢眇其一目後事梁
太祖太祖亦愛之稍遷右龍驤軍使右監門衛上將軍預
誅友珪以功拜洛州刺史遷邠寧節度使李茂貞遣梁叛
將劉知俊攻邠州彥威固守踰年每獲知俊兵必縱還之
知俊德之後不復攻徙鎮義成又徙天平兼北面行營招
討使與晉軍相持河上彥威屢敗降爲陝州留後莊宗滅
梁彥威自陝來朝莊宗置酒故梁崇元殿彥威與梁將段

凝袁象先等皆在莊宗酒酣指彥威等舉酒屬明宗曰此皆前日之勅敵今侍吾飲乃卿功也彥威等惶恐伏地請死莊宗勞之曰吾與摠管戲爾鄉無畏也賜姓名曰李紹真明年徙鎮武寧從明宗擊契丹明宗愛其為人甚親厚之其後趙在禮反彥威別討趙太於邢州破之還以兵屬明宗討在禮明宗軍變從馬直軍吏張破敗率眾殺將校縱火焚營譟呼明宗叱之曰自吾為帥十有餘年何負爾輩今賊城破在旦夕乃爾輩立功名取富貴之時况爾天子親軍返效賊邪軍士對曰城中之人何罪戍卒思歸而不得耳天子不垂原宥志在勦除且聞破魏之後欲盡阬魏博諸軍某等初無叛心直畏死耳今宜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鎮之兵請天子帝河南令公帝河北明宗涕泣諭之亂

兵環列而呼曰令公不欲帝河北則他人有之我輩狼虎豈識尊卑彥威與安重誨勸明宗許之乃擁兵入城與在禮合彥威獨不入明宗入城所在禮置酒大會而部兵在外者聞明宗反皆潰去獨彥威所將五千人營城西北隅不動居二日明宗復出得彥威兵乃之魏縣謀欲還鎮州彥威重誨勸明宗以兵南向莊宗崩彥威從明宗入洛陽首率羣臣勸進內外機事皆決彥威彥威素與段凝溫韜有隙因擅捕凝韜下獄將殺之安重誨曰凝韜之惡天下所知然主上方平內難以恩信示人安公報仇之時彥威乃止明宗即位乃赦凝韜放歸田里已而卒賜死彥威徙鎮平盧采守殷反伏誅彥威遣使者馳騎獻兩前為賀明宗賜兩箭以報之夷狄之法起兵令眾坐堂前為號令然非

下得施於上也明宗本出夷狄而彥威此人君臣皆不知禮動多此類然彥威客有淳于晏者無州人也少舉明經及第遭世亂依彥威自彥威為偏裨已從之彥威嘗戰敗脫身走麾下兵無從者獨晏徒步以一劔從之榛棘間以免彥威高其義所歷方鎮常辟以自從至其家事無大小皆決於晏彥威以故得少過失當時諸鎮辟召寮屬皆以晏為法天成三年冬彥威卒於鎮時明宗方獵于近郊青州馳騎奏彥威卒明宗涕泣還宮輟朝仍終其月不舉樂贈彥威太師謚曰忠武

房知溫字伯玉兖州瑕丘人也少以勇力為赤甲都官健後隸魏州馬圍軍稍遷親隨軍指揮仗莊宗取魏博得知溫賜姓李氏名曰紹英以為澶州刺史歷曹貝二州刺史

成在橋關明宗自魏二兵南向知溫首馳赴之天成元年拜泰寧軍節度使明年為北面招討使屯于虜臺明宗遣烏震往代知溫還饋其戍卒效節軍將龍旺等攻震殺之效節魏州軍也魏州自羅紹威誅衙軍揚師厚為節度使復置銀搶效節軍當梁末帝時師厚幾為梁患師厚卒以賀德倫代之末帝患魏軍疆難制與趙巖等謀分相魏為兩鎮魏軍由比作亂劫德倫叛梁而降晉梁遂失河北莊宗自得魏兵與梁戰河上數有功許其軍以滅梁而厚賞及梁亡魏軍雖數賜與而驕縱無厭常懷怨望皇甫暉之亂劫趙在禮入魏皆此軍也明宗入立在禮鎮天雄軍以魏軍素驕常懼禍不皇居陰遣人訴于明宗求解去明宗乃以皇子從榮代在禮而遣魏效節九指揮北虜臺

軍發之日不給兵甲惟以長竿繫旗幟以表隊伍軍士頗自疑惑明年明宗遣烏震代知溫戍而知溫意尤不樂盧臺戍軍夾水東西爲兩寨震初至與知溫會東寨方博效節軍亂噪于門外知溫即乘馬而出亂軍擊殺震執繼留知溫知溫給曰騎兵皆在西寨今獨步軍恐無能爲也知溫即躍馬登舟渡河入西寨以騎軍盡殺亂者明宗下詔悉誅其家屬于魏州凡九指揮三千餘家數萬口驅至漳水上殺之漳水爲之變色魏之騎兵於是而盡明宗知變自知溫起釋而不問徙鎮武寧加兼侍中歷鎮天平平盧初明宗爲北回招討使而知溫爲副使廢帝時以裨將事知溫甚謹後因杯酒失意及廢帝起兵鳳翔帝出奔知溫乘間有窺覷之意謂其司馬李冲曰吾有錢數屋養兵

數千因時建義功必有成冲曰今天子孱弱上下離心路王兵威甚盛事未可知冲請懷表而西以覘之及冲至京師廢帝已入立冲即奉表稱賀還勸知溫入朝廢帝憊勞之甚厚知溫還鎮封東平王大常上言冊拜王台皇帝臨軒遣冊其在外者正衝命使而鹵簿鼓吹輅車法物不出都城考之故事無明文今北平王德鈞東平王知溫受封遣冊請下兵部大常大僕給鹵簿鼓吹輅車法物赴本道禮畢還有司知溫在鎮常厚歛其民積貨鉅萬治第青州南城出入以聲妓游嬉不恤政事天福元年卒于官贈太尉知溫卒後其子彥儒獻其父錢三萬緡絹布三萬疋金百兩銀千兩余千五百斤絲十萬兩拜沂州刺史其將吏分其餘貨者皆爲富家云

王晏球字瑩之洛陽人也少遇亂爲盜所掠汴州富人杜氏得之養以爲子冒姓杜氏梁太祖鎮宣武選富家子之材武者置之帳下號聽子都安球爲人倜儻有大節爲聽子都指揮使太祖即位爲右千牛衛將軍友珪立龍驤戍卒反自懷州趣京師遣晏球擊敗之于河陽以功遷龍驤第一指揮使末帝即位遷龍驤四軍都指揮使梁遣捉生軍將李霸將千人戍楊劉霸夜作亂自水門入縱火大譟以長竿縛布沃油仰燒建國門晏球聞亂不俟命率龍驤五百騎擊之賊勢稍却末帝登樓見之呼曰此非吾龍驤軍邪晏球奏曰亂者李霸一都爾陛下嚴守宮城而責臣破賊遲明盍殺之以功拜澶州刺史梁晉軍河上以晏球爲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莊宗入汴晏球以兵追之行至

封丘聞末帝已崩即解甲降唐莊宗賜姓名曰李紹虔拜齊州防禦使戍瓦橋關明宗兵變自鄴而南遣人招晏球晏球從至洛陽拜歸德軍節度使定州王都反以晏球爲招討使與宣徽南院使張延朗等討之都遣人北招契丹契丹遣秃餒將萬騎救都晏球聞秃餒等兵且來留張延朗屯新樂自逆於望都而契丹從佗道入定州與都出不意擊延朗軍延朗大敗收餘兵會晏球趨曲陽都乘勝追之晏球先至水次方坐胡床指麾而都衆掩至晏球與左右十餘人連矢射之都衆稍却而後軍亦至晏球立高岡號令諸將皆擣弓矢用短兵回顧者斬符彥卿以左軍攻其左高行珪以右軍攻其右中軍騎士抱馬項馳入都軍都遂大敗自曲陽至定州橫尸棄甲六十餘里都與秃餒

入城不敢復出契丹又遣楊隱以七千騎益都晏球遇之唐河追擊至瀟城斬首二千級獲馬千匹契丹自中國多故彊於北方北方諸夷無大小皆畏伏而中國之兵遭契丹者未嘗少得志自晏球擊敗秃餒又走楊隱其餘衆奔潰殺村落村落之人以鋤耬白挺所在擊殺之無復遺類楊隱與數十騎走至幽州西爲趙德鈞擒送京師明宗下詔責謂契丹契丹後數遣使至中國求歸楊隱等辭甚卑遜輒斬其使以絕之於是時中國之威幾於大震而契丹少衰伏矣自晏球始也晏球攻定州久不克明宗數遣人促其破賊晏球以謂未可急攻其偏將朱弘昭張虔釗等宣言曰晏球怯耳乃驅兵以進兵果敗殺傷三千餘人由是諸將不敢復言攻晏球乃休養士卒食其三州之賦悉

以俸祿所入具牛酒日與諸將高會久之都城中食盡先出其民萬餘人數與秃餒謀決圍以走不果都將馬讓能以城陷都自焚死晏球爲將有機略善撫士卒其擊秃餒旣因敗以爲功而諸將皆欲乘勝取都晏球反獨不動卒以持久弊之自天成三年四月都及明年二月始克之軍中未嘗戮一人以破都功拜天平軍節度使又徙平盧累官至兼中書令自是歲至六年六十二贈太尉

安重霸雲州人也初與明宗俱事晉王重霸得罪奔于梁又奔于蜀重霸爲人狡譎多智善事人蜀王建以爲親將王衍立少年宦者王承休用事重霸深結承休以自託梁末蜀取李茂貞秦成階三州重霸勸承休求鎮秦州衍以承休爲節度使重霸爲其副使重霸與承休多取秦州花

木獻行請衍東遊唐魏王兵伐蜀承休大恐以問重霸重
霸曰劔門天下之險雖有精兵不可過也然公受國恩聞
難不可不起願與公俱西承休素親信之以為然承休整
軍將發秦人送之帳飲城外酒罷承休上道重霸立承休
馬前辭曰秦隴不可失願留為公守承休業已上道無如
之何唐軍已破蜀重霸亦以秦成階三州降唐明宗以為
閬州團練使罷為左衛大將軍久之以為匡國軍節度使
廢帝時為京兆尹西京留守徙鎮大同以病罷歸卒于潞
州

王建之遼州榆杜人也唐明宗為代州刺史以建立為虞
候將莊宗常遣女奴之代州祭墓女奴侵擾代人建立捕
而答之莊宗怒欲殺之明宗為庇護之以免明宗自魏反
犯京師曹皇后王淑妃皆在常山建立殺常山監軍并其
守兵明宗家屬因得無患由是明宗益愛之明宗即位以
為成德軍節度副使已而拜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建立與安重誨素不叶定州王都有二志數以
書通建立約為兄弟重誨知之以為言明宗不欲傷建立
亟召還京師建立入見亦多言重誨過失明宗大怒欲亟
罷重誨群臣左右調解之乃止欬卒以建立為右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事居歲餘自言不識文字願解
三司明宗不許久之建立稱疾明宗笑曰人固有詐疾而
得疾者乃出為平盧軍節度使文徙上黨建立怏怏不得
志遂求解職乃以太子少保致仕建立數請朝見不許乃
自詣京師闌至後樓見明宗涕泣言已無罪為重誨所擯

明宗曰汝爲節度使不作好事豈獨重誨譏汝邪賜以茶藥而遣之廢帝立復追爲天平軍節度使晉高祖時徙鎮平盧天福五年來朝高祖勞之曰二十年前老兄可母拜賜以肩輿入朝給二宦者掖而升殿宴見其渥又徙昭義賜以玉斧蜀馬累封韓王建立好殺人其晚節始惑浮圖法戒殺生所至人稍安之卒年七十贈尚書令子守恩以蔭補稍遷諸衛將軍建立已卒家于潞守恩自京師得告歸而契丹滅晉昭義節度使張從恩與守恩姻家乃以守恩權巡檢使以守潞州而從恩入見契丹從恩既去守恩因剽劫從恩家貲以潞州降漢漢高祖即位以守恩爲昭義軍節度使徙鎮靜難而京留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守恩性貪鄙人甚古之時周太祖以樞密使將白文珂等

軍西平三叛還過洛陽守恩以使相自處肩輿出迎太祖怒即日以頭子命文珂代守恩爲留守而守恩方詣館謁坐於客次以俟見而吏馳報新留守視事於府矣守恩大驚不知所爲遂罷去奉朝請于京師後隱帝殺史弘肇等召羣臣上殿尉諭之羣臣恐懇無敢言者獨守恩前對曰陛下始睡覺矣聞者皆縮頸顯德中爲左金吾衛上將軍以卒

嗚呼道德仁義所以爲治而法制綱紀亦所以維持之也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亂與壞相乘至蕩然無復綱紀則必極於大亂而後返此勢之然也五代之際是矣若文珂守恩皆位兼將相漢大臣也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如更戍卒是時太祖與漢未

有間隙之端其無君叛上之志宜未萌于心而其所為如此者何哉蓋其習為常事故特發於喜怒頤指之間而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太祖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其上下安然而不恠者豈非朝廷法制綱紀壞亂相乘其來也遠既極而至於此歟是以羊舌為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可不戒哉

康福蔚州人也世為軍校福以騎射事晉王為偏將莊宗嘗曰吾家以羊馬為生福狀貌類胡人而豐厚胡宜羊馬乃令福牧馬于相州為小馬坊使逾年馬大蕃滋明宗自魏兵反過相州福以小坊馬二千匹歸命明宗軍勢由是益盛明宗入立拜飛龍使領磁州刺史襄州兵馬都監從劉訓討荆南無功而還福為將無佗能善諸戎語明宗常

召入便殿訪以外事福輒為蕃語以對樞密使安重誨惡之常戒福曰無妄奏事當斬汝福懼求外任靈武韓洙死其弟澄立而偏將李從賓作亂澄表請朝廷命帥而重誨以謂靈武深入夷境為帥者多遇害乃拜福涼州刺史河西軍節度使福入見明宗涕泣言為重誨所擠明宗召重誨為福更佗鎮重誨曰福為刺史無功效而建節旌其敢有所擇邪明宗怒謂福曰重誨遣汝非吾意也吾嘗遣兵護汝可無憂乃令將軍牛知柔以兵衛福行至方渠而羌夷果出邀福福以兵擊走之至青岡峽遇雪福登山望見川谷中煙火有吐蕃數千帳不覺福之至福分其兵為三道出其不意襲之吐蕃大駭棄車帳而走殺之始盡獲其玉璞綾錦羊馬甚眾由是威聲大振福居靈武三歲歲常

豐稔稔有馬千駟蕃夷畏服言事者疑福有異志重誨亦言
福必負朝廷明宗遣人謂福曰我何少汝而欲負我福言
受國恩深有死無二因乞還朝不許福章再上即隨而至
明宗不之罪徙鎮彰義歷靜難雄武死西面都部署晉高
祖時徙鎮河中代還立于京師贈太師謚曰武安福世本
夷狄而夷狄貴沙陀故常自言沙陀種也福嘗有疾卧閣
中寮佐入問疾見其錦衾相顧竊戲曰錦衾爛兮福聞之
怒曰我沙陀種也安得謂我為奚聞者笑之

鄧延魯沁州綿上人也父饒以驍勇事晉數立軍功為沁
州刺史者九年為政有惠愛州人思之延魯晉以善槩為將
累遷神武都知兵馬使朱守殷反從攻汴州以先登功為
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累遷還復州刺史延魯嘆曰吾先君

為沁州者九年民至于今思之吾今幸得為刺史其敢忘
吾先君之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勵民甚賴之秩滿州人乞
留不許皆遮道攀號天福中拜單州刺史卒于官當是時
刺史皆以軍功拜言事者多以為言以謂今天下多事民
力困敝之時不宜以刺史任武夫恃功縱下為害不細而
延魯其子特以善政著聞焉

嗚呼五代之民其何以堪之哉上輸兵賦之急下困剝歛
之苛自莊宗以來方鎮進獻之事稍作至於晉且而不可勝
紀矣其添都助國之物動以千數計至於來朝奉使買宴
贖罪莫不出於進獻而功臣大將不幸而死則其子孫率
以家貲求刺史其物多者得大州善地蓋自天子皆以賄
賂為事矣則為其民者其何以堪之哉於此之時循撫之

更如延魯之徒者誠難得而可貴也哉

五代史記第四十七

五代史記第四十七

雜傳三十五

宋歐陽修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澂傳汝舟校

華溫琪字德潤宋州下邑人也世本農家溫琪身長七尺少從黃巢為盜巢陷長安以溫琪為供奉官都知巢敗溫琪走滑州顧其狀貌魁偉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流數十里不死河上人援而出之又自經于棗林棗輒枝折乃之胙縣有田父見之曰子狀貌堂堂非常人也乃匿于家後歲餘間濮州刺史朱裕募士為兵乃往依之後事梁為開道指揮使累以戰功為絳棣二州刺史棣州苦河水為患溫琪徙于新州以避之民賴其利又歷齊晉二州莊宗攻晉州踰月不能破梁末帝嘉溫琪善守升晉州為定昌軍以溫琪為節度使坐掠部民妻為其夫所訟罷能為金吾衛

大將軍左龍武統軍朱友謙以河中叛附于晉末帝拜溫琪汝州防禦使河中行營排陣使遷耀州觀察留後莊宗滅梁見溫琪曰此為梁守平陽者也嘉之因以耀州為順義軍拜溫琪節度使徙鎮雄武明宗時來朝願留闕下以為左驍衛上將軍踰年明宗謂樞密使安重誨曰溫琪舊人宜與一重鎮重誨意不欲與對以無賞闕他日明宗語又及之重誨曰可代者惟樞密使耳明宗曰可重誨不能答溫琪聞之懼稱疾不出者累月已而以為鎮國軍節度使廢帝時以太子太保致仕天福元年卒贈太子太傅

長從簡陳州人也世本屠羊從簡去事晉為軍校力敵數人善用槊莊宗用兵攻城從簡多為梯頭莊宗愛其勇以功累遷步軍都指揮使莊宗與梁軍對陣梁軍有執大旗

出入陣間者莊宗登高為望見之歎曰彼猛士誰能為我取之者從簡因前請往莊宗惜之不許從簡潛率數騎馳入梁軍奪其旗而還軍中皆鼓噪莊宗壯之賜與其厚從簡嘗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無良藥欲鑿其骨人皆以為不可從簡遽使鑿之工遲疑不忍下從簡叱其亟鑿左右視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簡言笑自若然其為人剛暴難制莊宗每在法優容之累遷蔡州防禦使明宗時歷麟汝汾金四州防禦使明宗嘗戒之曰富貴可惜然汝不能守也先帝能負爾吾恐不能從簡性不可悛明宗亦不之責廢帝舉兵於鳳翔從簡與諸鎮兵圍之已而兵潰從簡東走被執廢帝責其不降從簡曰事主不敢二心廢帝釋之拜潁州團練使晉高祖起兵太原廢帝將親征召

為招討副使從至河陽拜河陽三城節度使廢帝還洛陽
從簡即降晉歷鎮忠武武寧入為左金吾衛上將軍卒年
六十五贈太師從簡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
食許州富人有一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一卒夜入其家殺
而取之卒夜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一卒歎曰
吾公欲奪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
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之

張筠海州人也世以貧賈為商賈筠事節度使時溥為宿州
刺史梁兵攻溥取宿州得筠愛其辯慧以為四鎮客將長
直軍使累拜宣徽使末帝分相瀘衛三州為昭德軍以筠
為節度使由是魏博軍叛附于晉晉王攻相州筠棄城走
後以為永平軍節度使梁末帝重唐仍為京兆尹從部崇韜

伐蜀為劍南兩川安撫使蜀平拜河南尹徙鎮興元筠嘗
有疾不見將吏副使符彥琳入問疾筠又辭不見彥琳疑
筠已死即請出牌印筠怒命左右收彥琳下獄以其反聞
明宗知彥琳無反狀召彥琳釋之陽徙筠為西京留守戒
守者不內筠至長安不得入乃朝京師以為左驍衛上將
軍筠弟錢當均為京兆尹時以為牙內指揮使三白渠營
田制置使筠西伐蜀留錢守京兆蜀平魏王繼岌班師至
興平而明宗自魏起京師大亂錢乃斷咸陽浮橋以拒繼
岌繼岌乃自殺初筠代康懷英為永平軍節度使而懷英
死筠即掠其家貲又於唐故宮掘地多得金玉有偏將侯
莫陳威者嘗與溫韜發唐諸陵分得寶器具筠因以事殺威
而取之魏王繼岌死渭南錢悉取其行橐而王衍自蜀行

至秦川莊宗遣宦者向延嗣殺之延嗣因盡得衍蜀中珍寶明宗即位即遣人捕誅宦者延嗣亡命而蜀之珍寶錢又取之由是兄弟貲皆鉅萬然筠爲人好施予以其富故所至不爲聚歛民賴以安而錢嗜酒貪鄙歷沂密二州刺史晉出帝時以將軍市馬於面鵞坐馬不中式有司理其價直錢性鄙因鬱鬱而卒筠居洛陽擁其貲以酒色戲妓自娛足者十餘年人謂之北仙天福二年徙居長安是歲張從賓作亂入洛陽筠遂以免卒贈太子少師

嗚呼五代反者多矣吾於明宗獨難其辭至於魏王繼岌薨然後終其事也莊宗遇弒繼岌以元子握重兵死于外而不得立此大事也而前史不書其所以然夫繼岌之存亡於張錢無所利害錢何爲而拒之不使之東乎豈其有

所使而爲之乎然明宗於符彥超深以爲德而待錢無所厚此其又可疑也不然好亂之臣望風而響應乎使錢不斷浮橋而繼岌得以兵東明宗未必能自立則繼岌之死由錢之拒其所繫者豈小哉

楊彥詢字成章河中寶鼎人也少事青州王師範師範好學聚書萬卷使彥詢掌之彥詢爲人聰悟遂見親信師範降梁後見殺彥詢無所歸乃之魏事楊師厚爲客將魏博叛梁入于晉彥詢因留事晉莊宗滅梁以彥詢爲引進副便奉使吳蜀常稱直歷德州刺史羽林將軍晉高祖鎮太原廢帝疑其有貳志擇諸將之謹厚者佐之乃以彥詢爲太原節度副使其後晉高祖以疑見徙欲拒命不行以問彥詢彥詢不敢正言因曰太原之力能與唐敵否公其審

計之高祖反意已決彥詢亦不復敢言高祖左右以彥詢異議欲殺之高祖遽止之曰惟副使一人我自保之乃免是時高祖乞兵於劫丹契丹耶律德光立高祖于太原以兵送至河上彥詢爲宣徽使數往來虜帳中德光亦愛其爲人明年拜感德軍節度使復入爲宣徽使又拜安國軍節度使天福七年徙鎮鎮國遭歲大饑爲政有惠愛以病風罷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師

李周字通理邢州內丘人唐昭義軍節度使抱真之後也父矩遭世亂不仕嘗謂周曰邯鄲用武之地今世道未平汝當從軍旅以興吾門周年十六爲內丘捕賊將以勇聞是時梁管兵爭山東群盜充斥道路行者必以兵衛內丘人盧岳將徙家太原舍逆族傍惶不敢進周意憐之爲送

至西山有盜從林中射岳中其馬周大呼曰吾在此孰敢爾邪盜聞其聲曰此李周也因各潰去周送岳至太原岳謂之曰吾少學星曆且工相人子方願隆准眉目踈徹身長七尺真將相也吾占天象晉必有天下子宜留事晉以圖富貴周以母老辭歸是時梁遣葛從周攻下邢洛晉王柵兵青山口周末知所歸乃思岳言至青山歸晉晉王以周爲萬勝黃頭軍使後從征伐常有功從戰柏鄉先登遷匡霸指揮使守楊劉周爲將甚勇其於用兵善守能與士卒同其苦梁兵攻周周堅守久之周聞母喪奔歸莊宗遣佗將代周守幾爲梁兵所破莊宗遽追周還守之乃得不破其後梁人已破德勝因東擊楊劉以巨艦絕河斷晉餉援周遣人馳趨莊宗求救請日行百里以赴急莊宗笑曰

周爲我守何憂日行六十里且獵曰周非梁將可敵也
比至周已絕糧三日莊宗以巨棧積薪沃油順流縱火焚
梁艦梁兵解去莊宗見周勞曰微公諸將爲梁擒矣歷相
蔡二州刺史明宗時拜武信軍節度使徙鎮靜難歷武寧
安遠永興宣武四鎮所至多善政高祖時復鎮靜難罷
還出帝幸澶淵以周留守東京還拜開封尹卒年七十四
贈太師

劉處讓字德謙滄州人也少爲張萬進親吏萬進入梁本爲
秦寧軍節度使以處讓爲立不將萬進叛梁附晉梁遣劉鄩
討之萬進遣處讓求救于益昱且王方與梁相距未能出兵
讓乃於軍門截耳而訴曰苗胤進所以見圍者以附晉故也
柰何不顧其急苟不出兵宿請死益昱壯之曰義士也爲

之發兵未渡河而萬進爲梁兵所敗處讓因留事晉莊宗
即位爲客省使常使四方多稱旨天成中遷引進使累遷
左驍衛大將軍廢帝時魏州軍亂逐其帥劉延皓遣范延
光招討以處讓爲河北都轉運使晉高祖立歷嘗徵南院
使范延光反高祖命楊光遠爲招討使以處讓參其軍事
已而副招討使張從賓叛于河陽處讓分兵擊破從賓還
與光遠攻鄴逾年不能下其後延光有降意而遲疑處讓
入城譬以禍福延光乃出降唐制樞密使嘗以宦者爲之
自梁用敬翔李振至莊宗始用武臣而權重將相高祖時
以宰相桑維翰李崧兼樞密使處讓與諸宦者心不平之
光遠之討延光也以晉重兵在己掌握舉動多驕恣其所
求請高祖頗裁抑之處讓爲光遠言此非上意皆維翰秘

等嫉公耳光遠大怒及兵罷光遠見高祖訴以維翰等沮
己高祖不得已罷維翰等以處讓為樞密使處讓在職凡
所陳述多不稱旨處讓丁母憂高祖遂不復拜樞密使以
其印付中書而廢其職處讓居喪其年起復為彰德軍節
度使右金吾衛上將軍以疾卒年六十三累贈大師

李承約字德儉薊門人也少事劉仁恭為山後八軍巡檢
使將騎兵二千人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承約以其騎兵
奔晉皇王以為匡霸指揮使從破夾寨戰臨清以功累遷
洛邠二州刺史潁州團練使天成中邠州節度使毛璋有
異志明宗拜承約涇州節度副使使往伺璋動靜承約見
璋諭以禍福後明宗遣人代璋璋即時受代明宗大喜即
拜承約默南節度使承約以恩信撫諸夷落勸民農桑興

起學校居數年當代黔南人詣京師乞留為許留一年召
為左衛上將軍改左龍武統軍拜昭義軍節度使復為左
龍武統軍天福二年遷左驍衛上將軍數請老不許卒年
七十五贈太子大師

張希崇字德峯幽州薊人也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劉守光
不喜儒士希崇因事軍中為偏將將兵戍平州其後契丹
攻陷平州得希崇知其儒者也以為盧龍軍行軍司馬明
宗時盧文進自平州亡歸契丹因以希崇代文進為平州
節度使遣其親將以三百騎監之居歲餘虜將喜其為人
監兵稍怠希崇因與其麾下謀走南歸其麾下皆言兵多
不可俱亡懼不得脫因勸希崇獨去希崇曰虜兵守我者
三百騎爾烹其將其兵必散走且平州去虜帳千餘里使

其聞亂而呼兵則吾與汝等在漢界矣衆皆曰善乃先爲
寗實以石灰明日虜將謁希崇希崇飲之以酒殺之寗中
兵皆潰去希崇率其麾下得生口二萬南歸明宗嘉之拜
汝州防禦使遷靈武節度使靈州地接戎狄戍兵餉道常
苦抄掠希崇乃開屯田教士耕種軍以足食而省轉饋明
宗下詔褒美希崇撫養士卒招輯夷落自回鶻瓜沙皆遣
使入貢居四歲上書求還內地徙鎮邠寧晉高祖入立復
拜靈武節度使希崇歎曰吾當老死邊徼豈非命邪希崇
事母至孝朝夕食必侍立左右徹饌乃敢退為將不喜
聲色好讀書頗知星曆天祐二年月掩畢口大星希崇歎
曰畢口大星邊將也我其當之乎明年正月卒贈太師有
子仁謙

相里金字奉金并州人也爲人勇悍而能折節下士事晉
王爲五院軍隊長梁晉戰柏鄉胡柳皆有功遷黃甲指揮
使同光中拜忻州刺史是時諸州皆用武人多以部曲主
場務漁蠶公私以利自入金鑑恊禁部曲不與事厚其給養
使掌家事而已遷隴州防禦使廢帝起兵鳳翔擣四鄰
四鄰未有應者獨金首遣判官薛文遇見廢帝往來計事
廢帝即位德之拜保義軍節度使晉高祖起太原廢帝以
金爲太原四面步軍都指揮使高祖入立徙鎮建雄罷爲
上將天福五年卒贈太師

張廷縕開封襄邑人也少爲宣武軍卒去事晉稍遷軍校
常從莊宗征伐先登力戰金瘡滿體莊宗壯之以爲帳前
黃甲二十指揮步軍都虞候魏博三城巡檢使是時莊宗

在魏以劉皇后從行劉氏多縱其下擾人爲不法人無敢言者廷蘊輒收而斬之李繼韜叛于潞州莊宗遣明宗爲招討使元行欽爲都部署廷蘊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將兵爲前鋒廷蘊至潞日已暮即率兵百餘踰濠登城守者不能禦遂破潞州明旦明宗與行欽後至明宗心頗嫌之廷蘊以功遷羽林都指揮使申懷沂三州刺史金穎隴絳四州防禦團練使左監門衛上將軍開運中以疾卒廷蘊武人所識不過數字而平生重文士嘗從明宗破梁鄆州獲判官趙鳳廷蘊謂曰吾視汝貌必儒人可無隱也鳳以實對廷蘊亟薦於明宗後鳳貴爲相數薦廷蘊於安重誨重誨屢言之明宗以廷蘊破潞之際終恨之故終不秉旄節廷蘊妻李廉歷七州卒之日家無餘貲

馬全節字大雅大名元城人也唐同光中全節爲捉生指揮使趙在禮反鄴都以全節爲馬步軍指揮使明宗即位歷博單郢沂四州刺史金州防禦使廢帝時蜀人攻金州州兵纒數百全節散家財與士卒堅守蜀人去廢帝召全節以爲滄州留後晉高祖入立即拜全節橫海軍節度使徙鎮安遠代李金全全叛附于李昇高祖發兵三萬使全節與安審暉討之金全南奔昇將李承裕守安州全節與承裕戰州南大敗承裕斬首二千級生擒十餘人承裕棄城去審暉追至雲夢執承裕及其兵二千人全節斬千五百人以其餘兵并承裕獻于京師承裕謂全節曰吾掠城中所得百萬計將軍皆取之矣吾見天子必訴此而後就刑全節懼因殺承裕高祖置而不問徙全節鎮昭義又

徙安國從杜重威討安重榮以功徙鎮義武自出帝與契丹交惡全節未常不在兵間開運元年為行營都虞候契丹與晉大軍相距澶魏之間全節別攻白團城破之虜七百人克秦州虜二千人降其守將晉廷謙四月契丹敗于戚城引兵分道而北全節敗之于定豐執其將安暉七月徙廣晉尹留守鄴都十月杜重威為招討使以全節為副大敗契丹于衛村全節為人謙謹事母至孝其臨政決事必問法如何初徙廣晉過元城衣白襪謁其縣令州里以為榮開運二年徙鎮順國未至而卒年五十五贈中書令。皇甫遇常山真定人也為人有勇力虬髯善射少從唐明宗征伐事唐為武勝軍節度使所至苛暴以誅歛為務賈左多解官逃去以避其禍晉高祖時歷義武昭義建雄河

陽四鎮罷為神武統軍契丹入寇陷貝州出帝以高行周為北面行營都部署遇為馬軍右廂排陣使貞時貴州楊光遠據城反出帝乃遣李守貞及遇分兵守鄆州遇等至馬家渡契丹方將渡河助光遠遇等擊敗之以功拜義成軍節度使馬軍都指揮使開運二年契丹寇西山遣先鋒趙延壽圍鎮州杜重威不敢出戰延壽分兵大掠攻破纒城柏鄉等九縣南至邢州是時歲除出帝與近臣飲酒過量得疾不能出征乃遣北面行營都監張從恩會馬全節安審琦及遇等禦之從恩等至相州陣安陽河南遣遇與慕容彥超率數千騎前視虜遇渡漳河逢虜數萬轉戰十餘里至榆林為虜所圍遇馬中箭前而踣得其僕杜知敏馬乘之以戰知敏為虜所擒遇謂彥超曰知敏義士也豈可

失之即與彥超躍馬入虜取之而還虜兵與遇戰自午至未解而復合益出生兵執其威邁戒彥超曰今日之勢戰與走爾戰尚或生走則死也等死死戰猶足以報國張從恩與諸將恠遇視虜無報比自謂遇已陷虜矣已而有馳騎報遇被圍安審琦率兵將赴之從恩疑報者詐不欲往審琦曰成敗天也當與公共之雖虜不南來吾屬失皇甫遇復何面目見天子即引騎渡河諸軍皆從而北距虜十餘里虜酋直救兵來即解去遇與審琦等收軍而南契丹亦皆北去是時契丹兵已深入人馬俱乏其還也諸將不能追而從恩率遇等退保熱陽虜因得解去三年冬以杜重威為都招討使遇為馬軍右廂都指揮使屯于中渡重威已陰送款契丹伏兵幕中悉召諸將列坐告以降虜遇與

諸將愕然不能對重威出降表遇等俛首以次自書其名節麾兵解甲出降契丹遣遇與張彥澤先入京師遇行至于棘絕吭而死

嗚呼梁亡而敬翔死不得為死節晉亡而皇甫遇死不得為死事吾豈無意哉梁之篡唐用翔之謀為多由子佐其父而弑其祖可乎其不戮於斧鉞為幸免矣方晉兵之降虜也士卒初不知及使解甲哭聲震天則降豈其欲哉使遇奮然攘臂而起殺重威於坐中雖不幸不免而見害猶為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凜然哉既俛首聽命相與亡人之國矣雖死不能諱也豈足貴哉君子之於人或推以恕或責以備恕故遷善自新之路廣備則難得難得故可貴焉知其所可知與其所可貴豈不又難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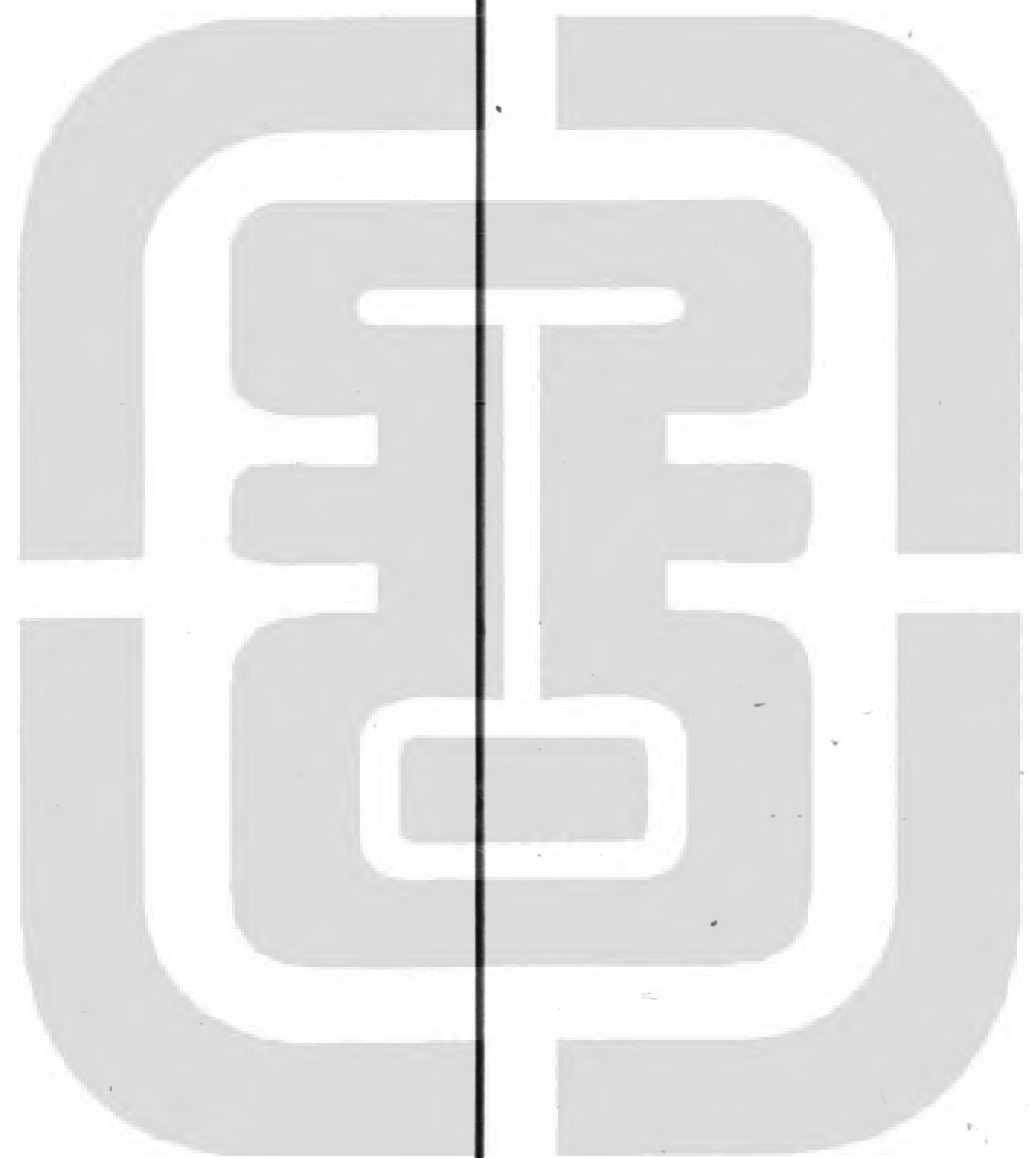
安彥威字國俊代州崞縣人也少以軍卒隸唐明宗麾下
彥威善射頗知兵法明宗鎮天平宣武成德以彥威常為
牙將以謹厚見信明宗入立皇子從榮鎮鄴彥威為護聖
指揮使以從榮判六軍彥威遷捧聖指揮使領寧國軍節
度使晉高祖入立拜彥威北京留守徙鎮歸德是時河決
滑州命彥威塞之彥威出私錢募民治隄遷西京留守遭
歲大饑彥威賑撫饑民民有犯法比自寬貸之饑民愛之不
忍流去丁母憂哀毀過制出帝與契丹隲盟拜彥威北面
行營副都統彥威悉以家財佐軍用以疾卒于京師彥威
與安太妃同宗出帝事以為舅彥威未嘗以為言及卒太
妃臨哭人始知同宗也當時益稱其慎重

李瓊滄州饒安人也少為騎將與高祖俱隸唐明宗麾下

下同光二年契丹犯塞明宗出涿州遇契丹與戰不勝諸
將各稍引去而晉高祖獨戰不已契丹漸合而圍之瓊引
高祖衣與俱避至劉李河而追兵且及瓊浮水先至南岸
高祖至河中流馬踏瓊以長矛援出之又以所乘馬與高
祖而步護之走十餘里乃得免明宗兵變于魏而南瓊從
高祖以三百騎先趨汴州高祖為保義軍節度使以為牙
隊指揮使高祖建國以為護聖都虞候賜與金帛甚厚而
不與之官爵瓊亦鬱鬱久之拜相中二州刺史出帝時為
棣州刺史楊光遠反以書召瓊瓊却而不納遷洛州圍練
使又為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晉亡契丹入京師以瓊為威
州刺史行至鄭州遇盜見殺

劉景巖延州人也其家素富能以貨交游豪俊事高萬金

為部曲其後為丹州刺史晉高祖起兵太原唐廢帝調民
七戶出一卒為義兵延州節度使楊漢章發鄉民赴京師
將行景巖遣人激怒之義兵亂殺漢章迎景巖為留後晉
高祖即位即拜景巖節度使景巖從事熊皦為人多智陰
察景巖跋扈難制懼其有異心欲以利愚之因語景巖以
謂邊地不可以久安為陳保名享利之策言邠涇多善田
其利百倍宜多市田射利以自厚景巖信之歲餘其獲甚
多景巖使皦朝京師皦乃言景巖不宜在邊可徙之內地
乃移景巖邠州皦入拜補闕而景巖徙鎮保義居未幾
又徙武勝景巖乃悟皦為賣已遂誣奏皦隱已玉帶皦坐
貶商州上津令皦懼景巖邀害之道亡匿山中開運三年
景巖罷武勝以太子太師致仕居華州契丹犯京師以周
密鎮延州景巖乃還故里而州人逐密立高允權允權妻
劉氏景巖孫女子也景巖良田甲第備僕其成受項司家
族畜牧近郊尤富疆景巖與之往來允權頗患之允權妻
歲時歸省景巖謂曰高郎一縣令而有此州其可保乎允
權意惡之而心又利其田宅乃誣其反而殺之年八十餘
長子行琮德州刺史罷留京師亦被誅女子行謙允權婦
翁也為奏言非劉氏子遂免不誅



三才圖會

卷之三

三

